

## 第一回 小孟嘗詩酒訂盟 大奸雄睡皆中禍

詩曰：

古人形似獸，皆有大聖德。  
今人面似人，獸心不可測。  
雖笑未必和，雖哭未必戚。  
但結口頭交，腹裡生荆棘。

話說大唐代宗年間，都城三百里外，有個集賢村月浦橋，住一位官人，姓邵名玉，號卞嘉，取卞和璧獻之義。父拜銓部少宰，母封二品夫人，垂髫入洋，椿萱並凋。十五歲上娶了太史方定隆小姐為妻，十六歲便生一位男子。是五月端午日生的，因天中節，取名天節。只是關煞太重，難於撫養，為此將他穿了兩耳，戴了金環，這都不在話下。

單提邵卞嘉，雖是書香之家，卻淡於功名二字，好的是歌詞詠詩，慕的是齊孟嘗君一派。所以家中座客常滿，聲氣嚶鳴的何止千百。因此人號他叫做小孟嘗。一日偶值二月念五日。東京風俗，這一日不分男女，俱在郊外踏青遊戲，叫做撲蝶會。邵卞嘉就吩咐蒼頭預備酒席，往郊外先占一塊有趣有景的山場，邀了二三個名妓，同幾位詩酒朋友，車馬紛紛前去遊樂。正所謂花笑春風，鶯啼麗日。這些男女，老的少的，俏的俊的，濃妝的淡抹的，攜手並肩，絡繹往來。邵家占了一塊地方，才鋪氈席未及把盞，只見家人匆匆來稟，說有一個遠客拜訪，是個應舉生員，河北人氏，必要面會。將名帖呈上，寫著通家盟弟盧杞拜。那邵卞嘉是好客的人，見說遠客相訪，就吩咐家人發轎去請。家人道：「盧相公現在山下等候。」卞嘉隨喚兩個寵童同家人立邀盧相公相見。

原來這盧杞是一個極奸狠的心腸，最可惜的相貌，只有二尺七八寸長的身材，臉如黑炭，左半邊又生得古怪，渾如青靛染成。黃髯數莖，渾似鐵絲出地；黑麻滿面，卻如羊肚朝天。請到面時，但見：

頭戴凌雲巾，黃多皂少；身穿布道袍，挖舊填新；兩隻醬色襪，頭穿底落；一雙半紅鞋，跟倒牆歪。不是武大郎重生今日，定是柳樹精又下凡塵。

當下盧杞行到跟前，童子報說「盧相公請到」，說尚未完，早已笑倒半邊。這些家人、朋友見了這個鬼臉，都笑得兩眼沒縫，連邵卞嘉也忍不住笑起來，一時間晉接禮儀都弄不出。揖罷，盧杞已覺沒趣。邵卞嘉沒法，只得吩咐家人暖酒入席。當下團團圍坐。三杯已畢，卞嘉命斟大觴，求盧杞行令。盧杞推辭年幼，轉求別送。才開得口，引動眾人又要發笑。這對面坐的就是聞子先，他便欠身說道：「既盧盟兄不肯先賜教，小弟忝在癡長，只得僭了。」竟接這杯酒在面前說道：「今日良辰勝景，諸賢相集，此會不亞蘭亭，大家須要賦詩，盡歡而散。」眾人齊道：「遵教。」聞子先道：「今日八客相敘，限八個詩題，四個七言絕、四個七言律，拈闌詠句。是何八題？」

蟬琴、蝶拍、魚梭、燕剪，是七言律；茉莉花、萱花、海棠花、水仙花，是七言絕。

先將各題書成八紙折好，蓋於空盒內，捱次送去，酒到拈開，絕句律詩隨意賦就。舉杯時，對席按板，連通三板，詩不成者，左右各罰一大杯；四板不就，罰二杯；五板不完，罰三杯；六板不完，左右罰五杯；合席株連俱罰三杯。本身出席供役。」宣令已罷，當下張愚谷手拈一紙，是茉莉花，韻分香字，酒到時，口占一絕云：

清芬堪伴北幽涼，送得薰風滿院香。

來自越裳移種後，六宮爭秘綠雲傍。

聞於先道：「詩雖平常，卻成得迅速，姑免罰。第二就是自家了。」張愚谷便把酒送到聞子先面前。他也拈來，卻是萱花，韻分風字，遂口占一絕云：

迎秋沾露綻金鍾，翠帶輕飄怯面風。

香遠北堂逾暗射，自消憂字在胸中。

諸友俱拍手稱贊道：「妙句妙句，畢竟是作家不同。」聞子先謙說不敢。第三就是妓女劉曉霞。聞子先送酒過去，她拈得蟬琴，韻分藏字，使口占一律云：

槐陰冉冉覆匡牀，一曲幽然奏嶧陽。

聞向風調松泠泠，清逾泉響石浪浪。

先時預報商音動，應律徐看漱氣翔。

莫道無弦偏有韻，廣陵疑在翼中藏。

吟罷，眾皆稱妙。第四就是卞嘉。他拈得是燕剪，韻分依字，亦遂吟一律云：

差池兩羽弄春暉，戀社還尋舊字歸。

貼水掠來疑裁絹，入雲裁去欲成衣。

簾前雙股開還合，袷後友輪是也非。

可恨離腸揉不斷，落花飛去總依依。

賦畢，眾皆稱贊好捷才。第五就是妓女蔣蘭仙，也賦一律，題是魚梭，韻分哦字：

池邊公子柳中過，池內文人學擲梭。

動處穿萍疑織浪，靜時依藻亦縱波。

臨淵羨處空惆悵，戴月歸來費揣摩。

只有幼與愚齒折，誤聽潑利罷吟哦。

吟罷，各席稱好。第六是王子雋，拈題是蝶拍，韻得春字，即吟一律：

翩翩兩翅粉光勻，歌舞場中度此身。

聲到慢時應赴節，纓從拂處若含顰。

有時停板風前待，何處當筵草際尋。

試約周郎與同夢，花房柳幕各生春。

吟罷，眾人稱道佳作佳作，風流恰與晚娘蘭娘鼎足而峙。那第七位是妓女秋翠。王子雋送過酒，秋娘接了，拈題是海棠花，韻分中字，即賦一絕云：

莫雨無香猶有痕，須知有韻在園中。

太真妃子三杯後，襯此嬌枝兩頰紅。

吟罷，連忙把酒送到盧杞面前。

這末鬪卻剩得水仙花題目，韻分郎字。只見盧杞接杯在手，只呆呆的舉杯停目，三板不成，漸至四板五板。左右已是連累罰過三杯—看看到六板將絕，還不像詩成的。左首坐的張愚谷，只得向盧杞道：「盟兄名邦異材，何吝賜教？弟鼠量已盈，難再飲了，望見教為感。」盧杞面皮漲紅，過意不去，只是做不出。看官，那盧杞也是青衿，為何四句詩做不出來？因他平日只用心於八股文字，起承轉合，如何曉得詩有三練，練句不如練意，練意不如練格，種種微細的道理。所以六板既絕，隻字沒有，只得遵依令官，出席聽差候罰。合席俱罰三大杯。左右二人陪罰過了，這邊說：「想是得罪盧兄，故意不肯賜教。」那邊道：「我們淡劣之才，想是不堪教訓的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盧杞站在旁邊越覺沒趣。卞嘉與眾人為罰酒過多，個個飲得酩酊潦倒，都要到山前困步，醒一醒酒再坐，說罷一齊起身。在盧杞入席半日，卻不曾吃得半杯酒、嘗得一品肴，本性原是貪杯，況又枵腹來的，說不出一肚皮氣，也只得隨眾人下山閒步。肚裡疑眾人行這個令，分明是要奚落我，已有八九分不悅了。恰又遇著一個惡少，穿著大紅夾襖，一路搖擺著來往婦女，眾人都厭惡他。邵卞嘉已有六七分酒意，遂口誦二句道：「胸中多臭糞，腹內少文章。」這不過是厭那惡少的氣習。不料那盧杞聽了，錯認「卞嘉是有心譏諷我」，便勃然大怒，不別眾人，忿忿而去，說：「我若有一日得志，誓必殺盡此輩。」及更席時，不見了盧杞，卞嘉遍尋不獲，大不過意。歸時，又令家人訪問寺院各寓，欲親去答拜，要送程儀請酒，不意蹤跡全無，只得罷了。

怎知盧杞懷恨發憤攻書，五六年遂成名士，後來許多官吏士民受他大累。不知卞嘉如何躲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本書始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